

## 玉柳村炮楼

曾万紫

海口市琼山区的龙塘镇，是南渡江北岸一座历史悠久，且充满烟火气息的小镇，而经历了岁月洗礼的玉柳村炮楼是其代表性建筑之一。

据记载，玉柳村炮楼始建于公元1917年。它由一块块凿刻平整的火山岩大石块垒砌而成，坐东北朝西南，整体为长方形，高约15米，包括顶楼共五层，每层有3个探口，分布在三至五楼。楼顶四边围墙分别凿开两个观察口，底座为边长4米的正方形，每块石头厚约30厘米。玉柳村炮楼目前整体保存完好，建筑相对独特，为研究民国时期的炮楼建筑形式提供了实物参考。在那个年代，琼山羊山地区盗贼泛滥，日劫路人，夜抢村庄，非常猖狂，村民整天惶惶不可终日。时任琼山中学总务主任的韦大优得知此事后彻夜难眠，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乡，为了玉柳村村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免遭匪盗之害，决计自筹资金，亲手设计，躬身督造，这座高五层的炮楼便于当年竣工了。

炮楼为方柱体形，上下四面布

枪眼，用于观察射击。站在楼顶眺望，玉柳全村尽在眼底，预警匪徒凭楼拒敌坚不可摧。炮楼建成后，韦大优又出资购买枪支，村民纷纷响应自觉轮流值守，确保村子的安宁。据说有好几次，有盗贼进村欲作案时，炮楼上鸣枪告警，盗贼闻风丧胆，逃之夭夭。自此，玉柳村平安无事，村民安居乐业，乐享其成。

韦大优生于公元1884年，卒于1960年，享年76岁，系唐朝宰相韦执谊的第三十九代孙。韦执谊在唐朝后期以“崖州司户”的身份被贬到崖州，现在其墓地就坐落在龙华区龙泉镇的一道火山岩山梁之上。韦大优颇有先祖遗风，自幼聪慧，性格耿直，忠厚善良。年幼时家境殷实，家教严谨，入学私塾，在同龄孩童中出类拔萃，被乡邻视为少年楷模，后来他考入广东农学院，毕业后历任琼山中学总务主任、琼山县图书馆馆长、澄迈县署法官等职，兢兢业业，颇受嘉誉。他经常免费为乡民写呈文状纸，匡扶正义，无偿为乡民打官司，是当地有名的讼师。日寇侵琼后，他耻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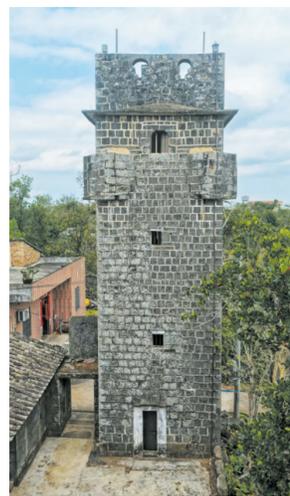
日伪为伍，毅然返回故乡玉柳村居住，直至终老。

其实，韦大优当年筹建玉柳村炮楼的初衷并不是为了战争，那时该建筑也不叫炮楼，准确来说应是一座瞭望塔，是为防御盗贼土匪而建的，建成后古炮楼一直守护着整个村子的平安。后来，在抗日战争中，玉柳村炮楼曾经为游击队所用，成为抗击敌寇、保卫家园的炮楼，见证了历史的烽火硝烟。说是“炮楼”，这玉柳村炮楼确实也非常不一般，有着别样的“风情”——让每个来客惊讶不已的是，炮楼内部的墙壁上、天花板上竟然贴着英文报纸，大多是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欧美的主流报纸，报纸的内容涉及面很广，有社会、时尚、演艺、时政等方面的信息。其中有一份是20世纪20年代的《洛杉矶时报》，旁边另一份刊登的是HUPMOBILE EIGHT的宣传广告。就是1908年在美国创办的赫赫有名的霍普汽车公司，也是第一个做环球旅行的老爷爷。不曾想到的是远在中国的海南岛南渡江边，在一个古老的玉柳村炮

楼里竟然有一处无声地留存着当年霍普公司最新款车型的宣传广告，真让人暗暗称奇。

如今，坐落于玉柳村中心地带的古炮楼，虽历经百年沧桑，至今依然直插苍穹，古朴庄重，严严实实。在炮楼顶楼放眼望去，不仅能够一窥玉柳村全貌，周围地理环境也一览无余，南渡江对岸的云龙镇就在不远处，视野相当辽阔。站在这幢保存几乎完好的古建筑面前，来客似乎可以穿过漫长的时光隧道，恍惚于那个岁月痕迹中的那些人和事。玉柳村分新村、古村两个片区，新村大都是新建的水泥楼房，古村大都是火山岩石屋平房。古村片区人口不远处有座矮小的古村门，从架构可以看出，古村门两旁是连接着的石头围墙，包围着整个村落。村口有一座建于光绪三十年的古老祖祠，一旁有两块石碑，其中“创建祖祠碑记”的古石碑记载说，村里大部分村民属韦姓。

这座见证百年沧桑历史风云的玉柳村炮楼，曾经抗击过土匪、抵御



玉柳村炮楼。陈冠澄 摄

过侵略者，记录过许多悲欢离合，也同样承载着玉柳村老一辈村民们的回忆。

## 凉风有信

■关关

车子行驶在海南西部的旅游公路上，窗外的景色熟悉又陌生。这条路太新了，新得仿佛能听见沥青凝固时的叹息。我将在某个拐弯处下车，走向那片临海的坡地——阿公安息在那里，离海很近。2025年冬至，他放下了相伴一生的笔，享年九十一岁。

这次清明归程，让我想起一部《The Last Dance》的香港电影。电影以岭南地区的传统仪仗为背景，探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、生死伦理的茫然与释怀。死亡，历来笼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，令人讳莫如深。回望过去几千年，人们往往在家中出生，也可能在家中离世，甚至就在同一张床上。而世人大多谈“死”色变，为了超越生命的限度，古人炼丹求佛，今人依托科技，手段层出不穷，但这个字始终如影随形、无可逃避。

我的老家在海南西部，白事恪守死者为大的传统，办得隆重而热闹。吹拉弹唱的出殡队伍，四方来会的流水席，无不彰显着深厚的人情往来和对先人的庄重缅怀。我曾几次目睹家中长者离世后在屋内净身、更衣、设灵、举仪的全过程，除了哀思，毫无怯意。老家更是有不少房屋后面立着或圆方形的坟冢，生者与逝者比邻而居，相安无事——毕竟生者总有一天也将成为先人。老家这种以“热闹”形式呈现的集体送别，是通过一套繁复而集体的程式，试图为那个不可言说的终结赋形，给生者一个宣泄与告慰的出口，为逝者铺就想象中的道路，让生死之间仍有回想的余地。

然而，当我真正站在阿公的墓前，任咸涩的海风拂面，看着墓前的撰联“心血凝成鹿鹿锦，文章铸就琼崖魂”，突然清晰地意识到，阿公的一生，或许是以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完成了属于自己的生命礼赞。他所面对的，并非非象的困境，而是老地名后故事的湮没，是碑刻在风雨中漫漶，是口耳相传的歌谣最终失落在时光的褶皱里。他穷尽一生，以笔为灯，在记忆的幽深巷陌中执拗前行，将那些即将熄灭的文明星火，小心翼翼地拢入掌心，安放进纸页筑成的永恒灯盏。

电影里的仪式，囿于特定的时辰与道场；而阿公的“仪式”，却弥散于生命的每时每刻，化作具体而微的日常实践。他的“踱步”，是长年累月在乡野田间寻访耆老、考证碑碣的足迹；他的“沉潜”，是与无数方志、古籍默默对话时的沉浸；他的“倾注”，是将毕生心血灌注于文字时那灼人的温度；他的“击破”，是以一本本沉甸甸的著述，奋力击破“被遗忘”这面最厚重、最顽固的墙。阿公倾心收集的近两万册藏书，与家中充盈的“书香之家”氛围，仿佛就是他行仪时袅袅不绝的香火，所试图安顿的，远非一己之魂灵，而是一方水土集体记忆的生机。

当世人用尽方法试图与生命的有限性周旋时，阿公却仿佛早已与另一种更为宏大的消亡寂静对峙。阿公的“最后一舞”，是翩然跃动九十一年舞步，沉静而笃定。他在书斋与田野、故纸与现实之间，独自跳着一场关于守护与传承的漫舞。老家的白事，是以集体的“喧闹”抵抗死亡的虚无；阿公的方式，则是以个体的“沉静”担当守护文明的使命。热闹的锣鼓终会散去，就像一切终将归于平静。但阿公所留下的——那满室书香，那被笔尖重新擦亮并定格的往事，那渗透在家族血脉中对文字与知识的敬意——却如顽强的种子，已悄然落入土壤，静待萌发。

此刻，站在阿公的墓前，周遭只有海风与偶尔掠过的车声，一片宁静。但我确切地知道，在某个更为辽阔的时空里，一场更为恒久的仪式从未停歇。心底忽然幽幽响起电影结尾那曲南音，哀婉的调子忽远忽近，恍如自岁月深处传来：“凉风有信，秋月无边，思娇情绪好比度日如年……”凉风确有信，年年如约，拂过这片阿公长眠的坡地；明月亦无边，清辉今夜将洒在他的碑石上，也映照着我所栖身的远方。那些熟悉的名字、日渐淡远的面容，一切的一切，在这南音般缠绵又苍凉的潮声里，仿佛又被轻轻拭去尘埃，获得片刻清晰的显现。

阿公的一生，早已圆满。阿公在这里安然长眠，潮汐起伏、海风吟唱，以及这条蜿蜒通往他安息之地的崭新公路，共同构成了这场无尽仪式的一部分，在永恒的“凉风有信，秋月无边”之中，低回往复，生生不息。



蒙海龙 作

主办：海口市融媒体中心 海口市文联  
审核：海口市融媒体中心编委会

## 那就勇敢地去张扬吧

■青笋

夏日的阳光总是带着一种热烈与灿烂，仿佛要将整个世界都照亮。大二那年的夏天，一个没有课的下午，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，斑驳地洒在宿舍的地面上。我坐在窗边，享受着这份难得的宁静与自在。突然，手机铃声响起，是辅导员林老师的来电。

“林老师，您好！”我接起电话，心里暗自猜测着老师的来意。

“小静啊，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。”林老师的声音里透着一丝难以掩饰的兴奋，“我刚刚接到《直播海南》节目组的电话，他们看了你的作品和经历，觉得非常出色，等下想采访你，你愿不愿意啊？”

听到这个消息，我的内心瞬间涌起了一股难以言喻的激动。被电视台采访，这对我来说无疑是一个难得

的机会，一个展示自己、让更多人认识我的平台。我几乎毫不犹豫地回答道：“林老师，我愿意！”挂断电话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。我迫不及待地换上那套新买的连衣裙，它如此合身，仿佛为我量身定制，每一道褶皱都散发着优雅的气息。然后我坐在书桌前细致地梳妆，耳环轻摇，项链闪烁，再把我喜爱的口红轻轻一抹，一切都显得那么完美……

可采访结束后，我又开始反思自己的决定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低调、谦逊被视为美德，而张扬、出风头则往往被人诟病。我不禁自问，我是否真的太过于喜欢张扬了呢？如果换成其他同学，他们或许不会接受采访吧。我不禁想起自己与生俱来的身体缺陷和艰难的成长经历，其实我一直渴望被关注，渴望在人群中脱颖

而出，这种性格让我在学习和生活中总是充满了动力，但同时也让我在某些时候显得过于急功近利，缺乏一份应有的沉稳与内敛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开始意识到，其实适当的张扬并不一定是坏事。一个真正出色的人，应该既有实力又充满自信的，敢于展示自己才华和魅力。我开始观察身边的人，发现那些优秀的人往往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，努力追求自己的梦想，他们的光芒无法被掩盖，他们的存在让这个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精彩。想到这里，我释然了。我喜欢张扬，那就勇敢地去张扬吧！我相信，只要我还热爱这个世界，将继续以这份张扬与自信，去探索生命的无限可能。总有一天，我也能成为那个在聚光灯下闪闪发光的人。

## 烟火气中的老爸茶

■黄炎



老爸茶。韩茂清 摄

周日的清晨，阳光暖融融的，我漫步在文昌市文南老街的青石板路面上，朝霞逐渐映红了老街两旁沧桑古朴的骑楼。走着走着，忽然就被街巷里老爸茶店飘来的香气吸引住了。空气中似乎弥漫着老爸茶的清香甜腻，还夹杂着炒粉的油香味。茶店小妹笑着迎了过来：“阿叔，来喝茶咯！”

这是一家坐落在文昌河边的老爸茶店。我带着儿子走进茶店，瞬间就被拥挤熙攘的气氛所裹挟。长长的餐桌上摆满了各类美食小吃，仿佛将文昌的烟火气都汇聚在这里。我拿着餐单，在餐台间穿梭，挑选着各式美食，期待的味蕾被一道道佳肴深深吸引。

最先映入眼帘的是那些红亮的泡椒墨鱼仔，圆润的墨鱼浸泡在红油里，配以红绿相间的辣椒，那辣香味早已弥漫在空气中，用筷子夹起一颗

送进嘴里，脆弹的墨鱼裹着酸辣汤汁，瞬间激活了我的味蕾。酱色鸭掌静卧在小碟中，轻咬一口，咸香微辣交织，眯眼细品，越嚼越觉得过瘾，辣中蕴味，劲道十足，正如邻座大叔饮老爸茶般，滋味需细细品味，此乃海南小吃的常见吃法。

继续前行，透明玻璃橱窗内的“海南酸椰子”映入眼帘，透明小杯中乳白的酸奶，仿佛映着椰林海风的景致。舀一勺轻轻送进嘴里，椰香带着微酸，清爽得能驱散这秋日早晨的燥热，似乎把海南的椰风海韵，都融进这杯酸甜里。

再看冷菜区的凉拌菜，更是色香味俱全。海带丝、牛肚、豆皮、黑木耳拌着彩椒香菜，色泽鲜亮。吃一口，酸辣鲜脆在舌尖绽放，这是海南人最拿手的凉拌菜，让普通食材也焕发出美味大餐的风采。我捧着餐盘，美食满盘，内心满

是收获。坐在桌前品着老爸茶，吃着美味早餐，欣赏着一桌桌老爸茶的“风景”。周围人或贴着耳朵唠嗑交谈，或专注吃菜，服务员熟练地添菜写单，茶店里气氛热烈，似乎把文昌的烟火气聚到了餐厅。这一顿早餐，吃的不只是可口美食，也是文昌人把日子过成诗的风景。把美食的鲜、酸、辣、甜，都一并融进烟火里，让每个食客都能在这老爸茶店，寻找到属于自己的海南滋味。

茶足饭饱离开时，朝阳已升上半空，空气开始热起来。我站在老街的骑楼下，回首看那茶店里的一桌桌茶客还在悠闲地喝着茶、吃着美食、聊着天。原来海南的味道，不只是咖啡的苦、炼乳的甜、炒粉的香，更是这份悠悠的自在——就像那些老茶客手里那杯续了又续的老爸茶，浓淡相宜，快慢随心，喝的是早茶，品的却是生活本来的样子。



莲雾。许欢 摄

厝前厝后，绿影婆娑，那是童年记忆里抹不去的红。不是花的红，是莲雾的红——清一色，沉甸甸地挂在枝头，像无数个小小的铃铛。那时的莲雾，脾气是捉摸不透的：同一棵树，摘下的果子，这一个酸得你眯起眼，下一个却清甜如泉。大人们说，得等，等到它褪去鲜亮，沉淀成一种稳重的暗红色，甜味才肯老老实实地钻出来。

可这份甜蜜的等待，总有不速之客来抢夺。黄昏时分，蝙蝠的黑影在树冠间倏忽掠过；麻雀则叽叽喳喳，明目张胆地开起筵席。次日清晨，树下必定狼藉一片，尽是它们啃剩的残果。若不及时清扫，嗡嗡作响的蚊子大军便会迅速占领这里。这棵树的生与死、甜与酸，就这样构成了一个微型的、热闹的江湖。

文昌的孩子，似乎总与莲雾树一同长大。尤其在校园里，它和椰子树、菠萝蜜树并称“校树三友”。在我就读的文昌昌洒一小，教室窗外便是一排排莲雾树。它们被选中，大约是因为长得快，阔大的叶子能慷慨地投下一地阴凉。只是学校的莲雾，也固执地结着那种不甚甜、数量也不多的红果子。下午放学的清洁时间，我们总围着莲雾树根打转，扫走落叶，也偶尔捡起一个被鸟啄过的果子，小心地尝一口那所剩无几的甜。

风味的版图，是被一位姓赖的老师打开的。他高高瘦瘦，烟瘾很大，从老家东郊来。他时常带来一种我们从未见过的莲雾：不是红的，是青白色，象牙一样温润。一入口，那股熟悉的、尖锐的酸味竟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纯净的、丰沛的清甜。我们这才惊觉，原来莲雾的世界，不只有红色一种。后来，有老师试着从东郊“嫁接”枝条过来，可结出的果，

## 方言里的「甜阜」

■王海

蒙海龙 作

总觉得少了那份原乡的甜意。风味，仿佛连着根脉深处的土地记忆，难以轻易移植。

我们那时，不叫它“莲雾”。我们用方言叫它——“甜阜”。

“阜”，在我们的话里，是小土山的意思。你看，把一个莲雾倒过来，那圆润的底部，敦敦实实，可不就是一座微缩的“阜”么？这称呼，形神兼备。而“莲雾”这个雅名，像是2000年之后，才随着风潮，突然闯进我们的生活。后来才知道，它的旅程远比我想象的漫长：它原产自更遥远的印度、马来西亚，在十七世纪被荷兰人带到台湾，再随着闽南先民的脚步，将名字“Jambuar”音译成了“莲雾”。

有时我会想，我们口中的“甜阜”，那发音中的浊塞音，是否比“莲雾”更接近数百年前在热带港口响起的第一声叫卖？语言的密码里，藏着物种迁徙的暗线。

如今再回老家，厝前厝后已难觅那随意生长的红莲雾树。它们让给了新的楼房和更宽的路。莲雾没有消失，它走进了大片整齐的种植园，换上了商品时代的名号：“黑金刚”“黑珍珠”。它们更甜，更规整，身价不菲。只是当我站在田埂边，总会想起那个酸涩与清甜交织的童年。那个红果子构成的、略带酸味的江湖，终究是渐行渐远了。

甜阜——莲雾。一个名字，两段时光。一个是脚下泥土生长出的、带着形状的呼唤；一个是漂洋过海而来、带着历史烟云的学名。它们在某个时空交汇，记录了一代人关于滋味的记忆，也默默诉说着这片土地风物的流变。当清一色的红果成为往事，我们记住的，或许不只是那抹颜色，更是那个自由生长的、酸甜不一的无拘童年。